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战争与和平(上)

70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文學故事

戰爭與和平

(上)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编 者 的 话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史诗性长篇小顶峰之作。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还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大文豪之一。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小说，也是不朽的杰作。

《战争与和平》以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为中心，通过对几个贵族家庭的描写，反映了从一八〇五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俄国生活。小说把战争与和平，即前线与后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广阔宏伟的历史画卷。

《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在于肯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歌颂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力量。小说描写了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表现了他们的朴实英勇和藐视死亡的英雄气概。小说还把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写成了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

傲慢自负的拿破仑形成鲜明的对比。

小说主题的另一方面是，通过贵族优秀青年安德烈、彼埃尔、尼古拉等的人生经历，探索贵族阶级的命运，寻找俄国的出路。他们三人都曾英勇地投身到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了解人生的真谛。安德烈负伤死去，但他在战争中精神得到了新生；彼埃尔从一个空有济世热情的青年富豪，即将成为作者所敬仰的十二月党人；尼古拉虽然思想保守，却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实干家。

小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中复杂和矛盾的一面。小说表现了俄国农民反抗侵略的英雄主义，但惟一形象突出的农民普拉顿却是一个信奉“不以暴力抗恶”的人；娜塔莎与玛丽亚个性迥异，婚后却不约而同地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

《战争与和平》以史诗式的叙述、宏伟严谨的艺术结构、广泛深入的生活概括、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和色彩浓烈的民族风格，竖起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有评论家曾经这样指出：“即使我们一生中拒绝读任何小说，但也不能不读《战争与和平》。”尽管如此，四册、十六部、一百三十万字的巨大篇幅，仍可能让仰慕它的读者望而生畏。希望这个编译本能帮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领略这部巨著的无穷魅力，并进而引发你阅读原著的兴趣。

目 录

第一章	一八〇五	(1)
第二章	过命名日	(12)
第三章	伯爵之死	(23)
第四章	童山之行	(33)
第五章	大炮之歌	(44)
第六章	婚姻与死亡	(55)
第七章	有分有合	(69)
第八章	春天故事	(80)
第九章	命运之神	(90)
第十章	移情别恋	(102)
第十一章	失足之恨	(113)
第十二章	国破家亡	(125)
第十三章	战争与人	(137)
第十四章	死神之舞	(147)

第十五章	逃亡之夕·····	(157)
第十六章	劫后余生·····	(167)
第十七章	感悟生命·····	(177)
第十八章	俄罗斯魂·····	(187)
第十九章	别加之死·····	(196)
第二十章	生之甘霖·····	(207)

第一章 一八〇五

一八〇五年，拿破仑集结军队继续向西挺进。俄国受到了威胁，遂与奥地利签定盟约，共同抵抗法国。

那年七月，在俄国京城彼得堡，皇太后的心腹女官安娜·巴甫洛夫娜·舍雷尔举办了一次豪华的晚会，赴会的全是上流社会的名流显贵。

瓦西里·库拉金公爵（jué）一家来得最早。谈论了一会儿政治事件，女主人把话题转向了公爵的家事。

“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整个社交界都为她倾倒，生活中有时幸福分配得不公平，凭什么您命中就该有两个好孩子？不过，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列，我可不喜欢他。”

公爵鞠了一躬，表示敬意和感激。他的女儿叫海伦，大家都认为她是个绝色的美人；大儿子伊波利特是个外交官，一个“还算安分的傻瓜”；小儿子阿纳托列却是彼得堡著名的浪子恶少。

客厅里渐渐挤满了客人。

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娇小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

夫人也来了。她去年冬天才结婚，眼下由于怀了孕，没有涉足上流社会大型的社交场所，但是仍参加小型的社交聚会。

她对女主人抱怨说：“您给我的信上说这是个很小的聚会哩，看我这身打扮。”于是她张开双臂，现出她那身高雅的、宽腰带束得很上的灰色镶边衣服。

“不要紧，丽莎。您从来都比任何人好看。”安娜·巴甫洛夫娜回答。

“您知道，我丈夫就要抛下我了，”丽莎继续用和刚才相同的腔调对一位将军说，“他就要去送死了。告诉我，这场可恶的战争是为什么呢？”她对瓦西卫·库拉金公爵说，但不等回答，她就朝向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

正说着，身材魁伟的年轻人彼埃尔，和身材不高而极漂亮的年轻人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也先后进来了。彼埃尔是莫斯科显贵别祖霍（huò）夫伯爵的私生子，刚从外国受教育归来，这是他头一次在社交界露面。而安德烈刚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库图佐（zù）夫的副官。

安德烈相貌清秀而严峻，从他厌倦而百无聊赖的表情到他缓慢而有节拍的步伐，跟他那活泼的小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然他对客厅里所有的人都感到厌倦，而在所

有那些使人感到厌倦的面孔中，最令他感到厌倦的似乎就数他美貌的妻子了。

“您就要从军了吧，公爵？”安娜·巴甫洛夫娜问安德烈。

“承蒙库图佐夫将军关照，答应我当一名侍从官。”安德烈答道。

“那么丽莎呢，您的妻子呢？”

“她就要回到乡下去了。”

“您从我们这儿夺走您标致的妻子，不是太不像话吗？”

这时，瓦西里公爵拉着彼埃尔对女主人说：“请您开导开导这只熊吧。对于一个年轻人，再没有比聪明的女士们的社交界更为需要的了。”

安娜·巴甫洛夫娜微微一笑，答应照应彼埃尔。

话题又转到了政治，欧洲局势和拿破仑自然成了客人们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只有俄罗斯和亚历山大皇帝才是欧洲的救星；也有人说谋求永久和平的山路在于欧洲的均势和民权；而在多数人看来，拿破仑·波拿巴不过是一个篡位的奸贼。

话题引起了彼埃尔的兴趣，他说：“拿破仑是伟大的，因为他已超越革命，扬弃了它的种种弊（bì）端，保存了

所有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因此，他才掌握了政权。”

这一番言论立即引起了保皇派的攻击。

“革命和弑君都是伟大的事业吗？”

“请问，先生怎样解释雾月十八？”

“他把非洲的俘虏全杀死了呢？”

彼埃尔不知道该回答谁好。他看着大家，面露微笑。他的微笑是稚（zhì）气的、和善的，乃至颇为愚蠢（chǔn）的，仿佛在乞求宽容似的。

“他怎么能一下子回答那么多人呢？”安德烈说，“在一个政治家的行为中，我们必须把他的私人行为和作为将军或皇帝的行为区别开来。我觉得应该这样。”

“是的，是的，当然了。”彼埃尔附和着，很高兴安德烈给予他的声援。

“任何人必须承认，”安德烈继续说道，“拿破仑在安科拉桥，或是在扎法医院给传染上瘟疫的病人以帮助时，他是个伟人，不过……不过，有些别的行为却很难为他辩护。”

为了缓和彼埃尔引发的紧张气氛，伊波利特讲了一个笑话。笑话一点也不可笑，但谈话的话题却因此转入一些

无关紧要的闲谈中，于是晚会便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客人们谢过安娜·巴甫洛夫娜，开始告辞回府。

临走前，安德烈邀请彼埃尔到他家一聚。

彼埃尔一来到安德烈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走到书斋，躺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书架上的一本书，靠在胳膊上，就开始从书的中间读起来。

“告诉我，你到底打定了什么主意了？是去加入骑兵呢，还是进外交界？”安德烈问道。

彼埃尔坐在沙发上，盘着腿。他已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选择职业，可仍没作出他的选择。

安德烈揪（jiū）住他不放：“你去过骑卫军吗？”

“没有，我还没有去过；不过，这正是我想过的事情，我本来要告诉您的。现在这场战争是反拿破仑的战争。如果这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那我是能够理解的，我愿意首先去从军；但是要帮助英格兰和奥地利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那是不对的。”

听到彼埃尔孩子气的话，安德烈只是耸耸肩。他看上去真像是无从回答这种荒谬的观点；的确，除了安德烈的答复外，对这个天真的问题是难以有任何答复的。

“如果每个人只是为自己的信念才打仗的话，那就不会

有战争了。”他说。

“那也就太好了。”彼埃尔说。

安德烈冷笑起来：“好固然是好，不过这种好事永远也不会有……”

“那么，您为什么去从军呢？”彼埃尔问道。

“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必须去。此外，我之所以去……”他停了一下，“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在这里过的生活不合我的口味！”

就在这时，公爵夫人进屋来了。她已经脱下她的长袍，换上家常便服，那便服也像长袍一样鲜艳高雅。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男人们没有战争就活不成。为什么我们女人根本就不在乎那种玩意儿。安德烈是那么出名，那么受大家尊敬。他会很容易就当上侍从武官的。您知道，皇上对他说话非常和蔼。您认为怎样呢？”

彼埃尔看看安德烈，注意到他的朋友并不喜欢这种话题，就不回答了。

“您什么时候走？”他问。

“别对我提走的事。以后会怎样，安德烈，你知道吗？”她意味深长地看一看她的丈夫，低声说道，“我害怕！我害怕！”

她的丈夫看看她，用一种客客气气的语调问道：“你怕的是什么呢，丽莎？我不明白。”

“瞧，所有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啊，他们通通都是，通通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为了自己的怪念头，毫无道理就心甘情愿抛下我，把我孤孤单单关在乡下。”

“还有我的父亲和妹妹在那儿呢。”安德烈平静地说。

“没有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就等于孤孤单单一个人。不，安德烈，我说你已经变了，变得多么……”

“你的大夫吩咐过，你要早睡觉，”安德烈说，“还是去睡的好。晚安，丽莎。”

安德烈一面站起来，一面客气地吻她的手，好像她是一个陌生人似的。

晚餐吃到中途，安德烈身子靠在胳膊上，脸上带着彼埃尔从没见过的一种神经质的神情开始说：

“决计不要结婚，亲爱的朋友。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在你所能完成的全部事业没有完成以前，在你充分了解她以前，决计不要结婚。否则，你就会铸（zhù）成一个再也不能更改的严酷的错误了。到你上了年纪不中用的时候再结婚吧。否则，一切都会消耗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别用这么惊奇的眼光看着我，如果你对自己的将来还抱着期望，

那就会觉得所走的每一步都完了。除了客厅以外，全都向你关闭了，你就同宫廷奴才和白痴在客厅里不相上下了。”

彼埃尔摘下了眼镜，于是他的脸变样了，看上去更加和善了。他疑惑不解地看着他的朋友。

“我的妻子，”安德烈继续说，“是个出色的女人。她是使男人可以放心自己的名誉的少数女人中的一个，不过，我的上帝！要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结婚该多好啊！”

“我听来都觉得可笑，”彼埃尔说道，“您，您居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认为您的一生全毁了。您前途无量，可您……”

彼埃尔把安德烈看做完人的典范，因为在安德烈身上最难能可贵地把多种品德融为一体了，这恰好是彼埃尔自己所缺乏的。安德烈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却能保持镇静；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知识；彼埃尔尤其佩服安德烈的工作和学习能力。

“你是我珍爱的，就因为你在我们整个圈子里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你是幸运的。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有一件事得注意：千万不要和库拉金家来往，不要过这种生活。这对你完全不相宜，所有这种荒淫（yín）放荡的生活 and 所有……”安德烈说。

彼埃尔这时正住在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家，同时在分享着他的儿子阿纳托列放荡的生活方式。

“说正经的，我长期以来就考虑这个问题了。过这种生活，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作出自己的决断和思考。我头疼，我的钱都花光了。今晚他还邀请我去呢，可我不去了。”彼埃尔说。

“你说话要算数，别去了。”

“一言为定！”

当彼埃尔离开他的朋友家时，已经过了一点钟。彼埃尔坐上一辆出租马车，打算回家。但是他离家越近，就越感到在这样一个更像黄昏或早晨的夜晚，是无法入睡的。在路上彼埃尔记起来，那种夜晚，所有平常的赌友都会聚在阿纳托列家，在牌局之后，总是狂饮一通，用一种彼埃尔所喜欢的娱乐收场。

“到库拉金家是件乐事。”他想到。

彼埃尔立刻被一股炽（chì）烈的欲望所征服。于是他决定前往，要再享受一次他如此熟悉的放荡生活。

马车驶到阿纳托列所住的骑兵近卫营一幢（zhuàng）大房子前，他跑上灯火辉煌的阶梯。前厅里没有人，而空酒瓶、斗篷和套鞋却到处乱放。空气中飘来一股强烈的酒

精气味。彼埃尔听到远处的说话声和叫喊声。

“停停吧，先生们。他来了，彼得鲁沙来了，亲爱的朋友。”阿纳托列转向彼埃尔。他是一个高个的英俊小伙子，身上只穿一件薄衬衫，敞着胸口。

阿纳托列不断斟（zhēn）满彼埃尔的酒杯，告诉他多洛霍夫正和一个住在这里的水手打赌，赌多洛霍夫能不能坐在三楼的窗台上，把他的双腿悬在外边，喝完一瓶甜酒。

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列一样，是当时彼得堡知名的花花公子。多洛霍夫玩过各种赌博，而且几乎总赢。

甜酒取来了。多洛霍夫把酒瓶放在窗台上。他小心地爬上窗台，两腿悬空垂下，然后拿起瓶子。所有的人围住窗口。彼埃尔微笑着，什么话也没说。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彼埃尔想。

突然多洛霍夫的背脊（jǐ）向后动了一下，一只胳膊神经质地颤抖起来，这弄不好就足以使他整个身体滑下去，因为他是坐在倾斜的窗台上的；彼埃尔再一次蒙上眼睛，心里说他再也不睁开眼了。但突然间他觉得周围一阵骚（sāo）动。他抬头一看，多洛霍夫正站在窗台上，他的脸色苍白却充满快乐。

“喝光了！”多洛霍夫从窗台上跳下来，把酒瓶扔给那